

帝妃策

漪微◎著

帝之策，舍己为人；
妃之策，舍己为君。



漪微◎著

◎ 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妃策/漪微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10.12

ISBN 978-7-5054-2579-8

I. ①帝… II. ①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5611号

帝妃策

作 者 漪 微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刘长源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政编码 100037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996050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270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2579-8
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目录

第一卷 华年：当时明月今安在

序章 星与砂 / 003

第一章 桃花林·太子剑侠 / 019

第二章 祈仙阁·神女精灵 / 032

第三章 芳菲雨·执手天涯 / 052

第四章 瑶台月·瀛洲智者 / 062

第五章 行路难·辗转人心 / 078

第六章 众生殿·如梦未醒 / 090

第七章 水长东·此情可待 / 107

第八章 孤枝鹊·何人可依 / 118

第二卷 宫阙：懵懂不知摘星事

第九章 紫禁城·凤阙龙阁 / 125

第十章 君臣问·帝策若何 / 137

第十一章 静夜思·魂梦相连 / 144

第十二章 良辰尽·千山暮雪 / 154

第十三章 天亦老·相思无岸 / 178

第十四章 又逢君·落花时节 / 188

第十五章 落云天·汉宫风月 / 194

第十六章 帝妃对·妃策若何 / 212

第十七章 捕梦者·今夜未央 / 2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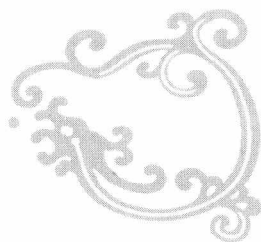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章 云出岫·半世明君 / 253

番外·天纪 / 258



【第一卷】

华年：
当时明月今安在



我愿你是蝴蝶能飞过沧海，
我愿你是鸿鹄能翔集九天，
即便天与海都是我的，
我也要你自由自在的飞。

序章 星与砂



初夏微光韶好，盛京街头车水马龙，往来不息，如同一个温血之人时刻旺盛地呼吸吐纳，强健繁硕。画楼桂堂，行歌暖袖，依稀可见昨日星辰尚未远走的痕迹。来者与去者，一若每日川流。

若他们暂时止住忙碌的脚步，或许会注意到大道上缓缓走过的两个异装人士。

汉装简朴大气，这两个人衣着却繁复不已，层层叠叠不知裹了多少。

为首的是个身材颀长瘦削的男孩儿，着白袍，年约十一二，面如冠玉，细细眉梢挑着，有令女子亦生妒的俊美五官，形容沉静内敛。

在他身后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个绯色衣裙的女孩儿，六七岁年华，同样尖翘的眉梢，眼神却含着暴戾的光，凶巴巴地瞪着身边每个人。

他们并不引人注目，因为盛京人大多不对异族人感到好奇。这座位于东洲之心的雄伟皇城，生为合纵东洲，融贯天下。

唯有一只狸猫，嗖地跳到女孩儿脚边，伸着脖子嗅她，浅黄的眼珠子眯成了一条隙缝。

“走开！”

女孩儿怒喝一声，小脚势大力沉地一踢，堪堪踢到它多毛的腰。它躲得甚快，丢下鄙夷的眼神，喵喵叫着消失不见。

“哥哥，我讨厌它。”女孩儿拉男孩儿的衣袖，樱唇嘟紧，“我讨厌这里的猫，这里的人，这里的一切。哥哥，我们回家好吗？不可以回家吗？”

她尖细的嗓音偏偏很响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。

说的果不是汉话。听那黏软的语调，倒似是瀛语——东海那边，细小狭窄的弹丸之地瀛国。

男孩儿微皱了眉，出言低沉平静，“薰，我们不回家。”



被唤作“薰”的女孩儿依旧吵嚷，“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要回家，我讨厌命我们来朝拜的汉人！朝拜什么的，是低贱的人才做的事！父亲是瀛国的王，哥哥是瀛国的世子啊，如此高贵的你们，为何要朝拜别人呢？”

世子脚步忽滞，眉心紧蹙，那张好看的俊脸有些扭曲。妹妹的话，深刺人心。纵他再是平和，亦不能掩盖这无比大的落寞。十二年来他坐井观天，以为瀛国国都奈琅城子民富硕，文明昌盛，便是这世间最美好之地。

可自瀛国起航来汉土朝拜的前夕，父王听着他对妹妹说的话，却现了不屑之色。父王竟在不屑他自己的国，仰慕着海那一边的国。“与盛京相比，奈琅犹如骡子见了骏马，雀鸟见了凤凰。”

自奈琅城起航，子昭抱着与天朝一试高下的心，认定瀛国不会相形见绌。

然而奈琅输了，他亲眼所见，盛京的繁华旖旎胜过它千倍万倍。奈琅是东海之心，盛京却是苍天之昂。这里的琼楼玉宇，探天摘月，如壁立千仞；这里的商流集市，自清晨便开始喧嚣，生生不息；这里的子民百姓不仅富硕还谦和有礼，暖溢温笑，宽容与接纳俱俱写在面容之上，深刻内心之中。

小薰自然不会喜欢这里。她短短六年的生命，无时无刻不和他一样，认为瀛国是天下最美好之地，如今真如雀鸟见了凤凰，因嫉妒而恼羞成怒，叽喳不休。

可她何曾知道，不动声色的哥哥，却被刺痛得更深。

“哥哥，我们回家吧，求你……”她不依不饶地贴在哥哥身上撒娇，直到后者忍无可忍，将她如揭膏药一般撕开。

世子面色已铁青，“住口。”

小薰还没明白哥哥为何突然发怒，他便走得没影了。

“哥哥，等等我——”

他丢下吵闹的妹妹，兀自穿行在盛京的楼阁之间。为何房屋要建得如此高？瀛国多发地坼，人们已习惯住在低矮屋檐之下，仰望高远清空，知道一辈子不能到达。

所谓天生的高低有别，真的有这种事情吗？

他大步流星走着，一回身妹妹却没有紧跟着。

这才有些担心。沿路循音寻人，小薰尖叫的声音远高过她娇小的个头。

这次她趴在地上，朝着一个相同年纪的汉家女孩乱吼，大约是摔了一跤。

他无奈叹气——难道还有第二只猫有胆子招惹她？

他疾步走过去，却惊讶地见到那汉家女孩弯腰扶起了她，帮她拍干净膝盖上沾的泥土，“小妹妹，这路上人如此多，你该小心慢行才是啊。跑得这般快，难怪撞到人呢。”

小薰甩开女孩的手，想要斜眼瞧她。无奈女孩较她高些，仍是不得不仰视，“什么？你是说我没有见过人多的路吗？好大的胆子！”

这时他终于走近，隐约看得清她撞上的那女孩。

这是早路，夏光却是如泓的泉水，柔软洒入凡尘，在空中奏出了叮咚的弦歌。那一刻，他只觉有一支青莲，清素爽约地立在了他的面前，临水娇花，玲珑叮哼。

她着了莲心色的襦裙，与小薰差不多年纪。

小薰能听懂几句汉话，她却显然听不懂瀛语，挠挠头转眼去看身后的随从。五大三粗的男人耸肩摇头，只觉这异族女孩大呼小叫的甚是不尊重，于是不想与她多废话，“二小姐，婕妤还在宫中等着呢，我们不要与这蛮子多言。”

蛮子？

他的心狠狠地难受。在这里，天与海都颠倒了吗？作为瀛国的世子，高高在上那么多年，方知自己是井底之蛙。

二小姐蹙了娟眉，不快道：“阿德，‘蛮子’是难听的话，谁准你说的？”

阿德被呵斥得低了头，仍是嘟囔，“瞧这打扮，不是瀛国人吗？大人每每说，一众浪人蛮子，最是粗鄙下贱了，当年那西域屠杀可不就是他们做的，为了点子钱罢了，臭强盗！”

二小姐语塞，低了头思忖片刻，认真辩解，“可这是个瀛人小姑娘，我瞧不比我家年岁大。十几年前的屠杀，与她又有何干呢？”

这时小薰瞧见哥哥过来，更是有恃无恐，蛮横地一推这碧裙女孩。女孩眼疾手快，将她挥开，刚才还平和柔润的脸刹那也融满了怒气。

阿德勃然大怒，“你这蛮子怎敢对我家小姐动手动脚！”



小薰又如雀鸟般叽喳起来，这时行人都驻了足，对异族女孩指指点点，半是讥笑半是蔑视。一个妇人扯着黄毛小儿，摇头生叹，指着女孩低头教训孩子道：“可不能长成蛮夷似的粗俗无礼，知道吗？”

他残存的一些骄傲，此刻消失殆尽。

汉家千金难耐尴尬，止住要动手惩戒的随从，娇声道：“阿德，你不是说姐姐等急了吗？我们快走吧，别管她便是。”

阿德领命罢手，护着小姐转身，四方大脸气得通红，“瀛人果都是没教养的！”

小姐夜明珠似的眸子滴溜溜转，觉得这话有错处，一时又找不出理由来反驳，甚是难受。“我知爹总说瀛人的血就是坏的，可我总觉不尽然，哪有一国人的血全是坏的呢？爹又何时见过了所有瀛人，才能下如此断言？”

忠心耿耿的家丁立时昂首，“大人说的话，一定不会是错的。”

小姐不服，“我就觉得是爹太固执呢。姐姐本不想入宫，他硬要逼了去。”想起无奈入了深宫的姐姐，她愤愤不平。皇帝八年前失了他最宠的妃子，为她将皇后之位空悬不说，整个后宫都被他冷落着。

方府小姐入宫，颇多传言道，正是因她眉眼间有几分先贤妃的影子。

“……姐姐又是性儿清高的人，也不知难过成什么样子了。若容我年岁快长几年，我真想替她。”

阿德哧哧笑了，对她道：“这可是戏言。以二小姐的年龄，配当今太子却是正好，哪能做圣上的妃子呢？说到这个，太子也该选妃了，我瞧着，大人倒真是有意让二小姐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小姐瞪了杏眼，大约因年小尚不知羞涩，只觉那是件违心的事，她不能做。“唉，我们本在讲瀛人，是怎么扯到太子身上了？”

阿德逗着小主人，嘻嘻哈哈不停，“听闻太子与圣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容貌极好不说，小小年纪就文韬武略无不精通。二小姐不想谈太子想谈瀛人，是不想嫁太子却想嫁瀛人不成？”

她走近了。

他双足被冻在原地，满脑都是路人的嘲笑讽刺，屈辱压得他心口剧痛。汉家千金走出老远，小薰还在她背后高声叫骂。

他已经不想走近自己的妹妹，再沾染一丁点儿羞耻，都会让他已经千疮百孔的自尊心霎时决堤。

然而，她走近了。

小姐不留神差点又撞上眼前的男孩。

他已在那里站了很久。

京城向晚，夕阳流火般洒下赤橙样的霞光。枝头，夏色已参差吐碧。浮影犹然清凉，淡灰光雾笼住了她面前白衣轩举的俊秀少年。她只是一抬眼，对上他的眼神，便在那时那刻被吸住，移不动脚步。

待她看清了他，从他衣着辨识出是个瀛人，居然首先志得意满地拉拽阿德衣袖，指着他，沾沾自喜道：“你瞧，这个瀛人男孩不是很好看吗？你见过汉人男孩如此好看吗？”

在初见时，他已经是她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人。

她的笑靥渐渐凝固，因为男孩有极深邃的瞳和极苦的神色。

呀……好像是说错话了，素昧平生，这样大大咧咧地评价人家相貌，大概是无礼之事。

她想道歉，然而刚要启唇，他却绕过她，走到妹妹面前喝令她住口，随即拉住她走到小姐面前，冷冷道：“薰，向她道歉。”

小薰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刚要撒娇，头颈被哥哥狠狠一按，弯了下去。她双腿一软，可怜巴巴地摔倒在地，跪拜的姿势。

小姐愕然，在她反应过来之前，他已强迫妹妹磕了个结结实实的头，赔罪认错。她苦恼地用手按着额头，这事怎么闹大了？于是摆手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没和她计较，你……”

话音未落地，他已将妹妹从地上扯了起来，再不发一言地离去。

小姐看着那一对兄妹的背影，深叹了口气。

从前在府中，姐姐总是数落她，“方飞雨啊方飞雨，你可懂何谓千金何谓闺秀？老是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纠结在一处，玩得一身是泥回家，谁能瞧出你是堂堂吏部方尚书的千金？从小到大，还没挨够爹的板子吗？”

飞雨却不以为然，依旧日日的由阿德领着出去闲逛，跟市井孩子追逐嬉戏，有时吵架打斗，也不因她是什么千金什么闺秀就畏手畏脚。



街头的平民孩子比官宦家的贵族孩子有趣得多。盛京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人，或带西域气息，或操江南口音，性子亦各有不同，西域驾休国来客是侠骨清高，南都苏州子民则谦柔可亲。

跟不同的人来往，不是比跟自己一样的人来往有趣得多吗？

何况，她总是隐隐地害怕，若见天儿地在府中耗着，爹迟早会将她也送进宫去。女儿不该说父亲的不是，可若要她真心讲话，爹实是野心齐天的人，怕是连皇帝都没他想的这般多。

听了阿德的话，飞雨不免惴惴。皇太子？

她不曾见过，但想必是颐指气使的贵公子做派，会和她抢好吃的和好玩的，会定下规矩叫她遵守，会看不起她和穷孩子一起玩，会将她关在屋子里不准她出去——总之，只会让她心烦。

她不禁回眸去瞧方才那瀛人男孩走过的地方，他已经消失，走得无痕无迹。

可他真的很好看呢，脸孔白皙精致得像汉宫中最美的玉，那双瞳孔深邃得像大海。他说的话她听不懂，可那声音也好听，同样含蕴深沉得像大海。

方才他离去时，冰冷的目光如刃般割过她面容，似乎她犯下了何等大错。明明是他妹妹撞了她，倒像她上辈子欠了他。

女孩紧闭了眼，生平第一次，脸颊通红。

还会再见吗？如果还能再见，要问问他的名字，要告诉他，阿德叫他们“蛮子”是不对的。

要跟他道歉。

那日稍晚之时，便是瀛王朝拜汉皇的典礼。

汉宫璀璨夺目的凤阙龙阁是瀛宫再过一万年也比不上的，林立一派天然傲气，铮铮风骨。天朝皇帝的威武英才让见者屈服赞叹，堪为东洲所有人的主宰者。

他看着父亲卑微地伏在皇帝脚下，诚惶诚恐地回答皇帝有关贡产和海旅的盘问，以臣下自称。国宴时，汉皇身边打扇的宫婢不甚掉了帕子，父亲忙不迭地弯腰拾了起来，赔笑递还。宫婢赶忙接了过来，一回身却捂着嘴嘲笑瀛王奴颜媚骨的低贱样子。

他颜面尽失，如同见到汉家女孩将自己的妹妹完全比了下去。如今，他

的父亲，瀛国的王，竟也萎靡到只配做汉皇的奴才。

他自小以来一直自矜清高的信念被彻底击碎了，从未尝过的苦涩味道开始在心头弥漫。然而他安慰自己，天朝皇帝已过而立，将至不惑。他比他年轻，他还可以潜心成长，终有一天会超过他，成为东洲的新主宰，让瀛国位居霸主，让汉皇伏在他的脚下，臣服于他。

许是他仇恨的眼神太犀利，汉皇竟注意到了立在瀛王身后的这个男孩子，于是唤他上前，问道：“东方遥，这就是……你的儿子？”

“犬子不肖，让陛下见笑了。”瀛王东方遥的声音低如蝼蚁，恰似这地上密密麻麻跪着的所有瀛人。

“你便是东方子昭？”汉皇问世子，好像他早就知道他的名字。

“不错，我名叫东方子昭。”皇帝用汉话出问，他却用瀛语回答，语气并不急躁，平淡而坚定。

满座皆震，瞪视着这胆大包天的孩子。

朝拜仪式仿佛一团火焰忽被冷水浇灭，人人惊惧，生怕汉皇龙颜不悦。

东方遥惧怕得膝盖都打弯，磕头如捣蒜，“犬子年幼不懂事，求陛下饶恕他，求陛下……”眼角用冷怒的余光瞥着儿子，警告他不要再以下犯上。

汉皇却不理睬瀛王，依旧注视着眼前云淡风轻的男孩。东方子昭……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，实在很熟悉。但这孩子的样子，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

“好，东方子昭。”汉皇显然也听得懂瀛语，却用汉话重复了这个名字，眉宇间是从容不迫的王者气势，“朕方才与你父王商议东海盐运，你父王允诺将收成的十成之九上缴汉土。你，有何看法？”

朝臣们俱目瞪口呆地看着皇帝从容与十二岁的瀛国世子商议政事。

在所有人如凌迟般的虎视眈眈中，子昭自如回答，“陛下是竭泽而渔，瀛国也需资财来发展自身，不然如何兴海运，如何探索宇内、取得收成来进献陛下？依我所见，税制应为十一，如此方能长足发展，也算天朝给瀛国活路。”

说的仍是瀛语。

紫禁城头顶乌云翻滚，东方子昭一席话，将十之九成的上贡削至了十之一成，更明言讽刺天朝皇帝是不给瀛国活路。

汉皇似笑非笑，近旁侍卫已握紧了长剑，左右围着这反逆已极的孩子。

子昭却笑得温润，“陛下不需误解，盐运税制削为十一，瀛国仍有丝运，



粮运。若陛下答应我的提议，其余两运的税制还可商议，它们的油水可是不亚于盐运的，陛下必定也觊觎很久了，只等个开始盘剥的机会，不是吗？”

“混账！”

终于有人忍无可忍，却不是汉皇，而是瀛王。

东方遥大着胆子命随从将儿子拖下去，按着他的头向地上撞，强令他对汉皇赔罪。子昭誓死不从，于是被他恐慌已极的父王当众行刑。

汉皇英目微眯，不肯定也不制止，只瞧着这十二岁男孩在所有人面前头破血流。

东方遥惶恐地赔罪，“陛下息怒……是臣疏于管教，臣该死……”他咬牙切齿地看着闯祸的男孩，恨不得将他亲手扼死，“臣定会严惩这逆子！”

在场的汉臣、内监、侍女都啼笑皆非地看着这一幕闹剧，啧啧嘲笑。果是无人性的瀛国蛮子，无礼顶撞皇帝不说，这瀛王怎么对自己的儿子也下这样的狠手？

可见他们能在西域作出大屠杀的不义之举了，原来亲生儿子都可以当众毒打，何况外人乎？

这时，人群中却有个小女孩冲了出来，拦住了施暴的人，不许他们靠近子昭。

子昭头晕目眩，头被打破了，裂开了一条大口子，揪心剜肉的剧痛。粘稠的血流过了他双眼，让他看不清楚，疼痛伴着反胃的恶心侵袭他五脏六腑。

还有屈辱，这屈辱甚至胜过了体痛。

“二小姐——”

恍惚中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也感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弯在他面前，用丝帕帮他包裹头上的伤口。原来是她，是那个笑容明媚如夏花的汉家千金。

她的急切溢于言表，“你流了好多血，不行，要去看大夫包扎才行。”她的声音远了些，似乎跑到皇帝面前去了，“陛下，别打他了，他还小呢。”

汉皇沉默，只看东方遥，用眼神拷问他的忠心。

那时的汉皇就看出了他即将成为东海崛起的少年英主？怕没有吧，若他看出了，应该任他死在当场，被他自己的父亲当众打死。

“你头低下去一点啊……”汉人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又跑回他身边，焦急的按着他的肩，因为他即便血流满面都还不低头，坚强地高昂脖颈。

“低头！”

他死活不从命，她没办法，只得踮起脚，双手略微用力，压着他又大又深的伤口，血才将将止住。她还威风凛凛地瞪着那些对他动手的人，活像一只小老虎，头一次伸直了还稚嫩柔软的爪子。

子昭眼前的血污被她擦净了，因此看得清楚她的身体，纤纤细细的水葱般的腰，好像稍微用力就可以掐断。那时他真的很想将那水葱般的腰肢勒在自己双臂间，勒断。

其实她与那些或哄笑或鄙夷着看他挨打的高高在上的汉人，没有分别。

这时瀛王在汉皇威严下完全屈服。他的手高高抬了起来，想要下令将逆子当众处死。

然而子昭毕竟活了下来，因了第二个汉人孩子的相救。

那是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子，忽然出声，英宏有力，“这典礼真是无稽，打人的事都有，看人打人还不若看野兽打野兽。我可瞧腻了，父皇自己愉悦吧。上官，我们走——”

明黄色的矫健身影，游龙般飞出一片光晕。

“珂儿，你……”汉皇石雕般棱角如刻的英俊面容这时才现出了明显的愠色。然而他没再说什么，几年来早被儿子顶撞惯了，根本无可奈何。

子昭视线勉强绕过了面前跳上跳下为他止血的飞雨，只看到那着明黄衣衫的少年拂袖而去。他身后跟着个黑衣侍从，冷漠地回头瞥他一眼，嘴角抿成微妙的苦涩，随即跟着皇子走了。

之后，是他终生难忘的场景——见皇帝摇摇头任儿子离去，汉白玉宫阶上下所有人都跪了下来，口中齐声喊着恭送太子，洪亮的声音可以撼动整座盛京城。

他们对着那孩子的背影谦恭跪拜，竟不亚于对汉皇。

没人再看子昭了，这场闹剧因着天朝皇太子漫不经心的一句“我瞧腻了”，高调终结。



原来这就是皇太子，飞雨瞧着那金袍少年的背影，很是不满，然而毕竟担心子昭多过鄙视太子。他还在流血，那张俊美的脸如今甚是可怖。她忧心忡忡，“跟我回府去包扎一下……”

他在她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不堪和低贱。他忽然出手将她推开，街衢上她格开小薰的手那样灵巧迅速，对他，她却完全没有防备，猝不及防被他推倒在地，愣怔地瞪眼，不懂他为何突然发怒。

那名侍从马上迎了上来，轻蔑地踢了他一脚，正中他胸口，他弯倒在地，痛苦地咳嗽。

“大胆蛮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那时的他，懂了。

瀛国的世子对汉人来说就像刚才在大街上游荡的流浪野猫一般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踢打。他冷笑得心都发颤，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。是他的父亲告诉了所有人，他是该打的，然后汉人才能来践踏他。

女孩却恼火地回敬了侍从一脚，“你怎么也打他！他好可怜……”

“怜”字的音还没落在地上，他已忍痛爬起来迈开了步子。他不要她的可怜，他宁愿她赶快忘掉自己血流满面的样子。他强忍疼痛走出几步，却被身后传来的声音吸住了脚步。

“太子想见方姑娘。”

飞雨俏生生的样子的确可爱，然而明眸中满是不平和气愤，双颊因了恼怒而涨着。“那太子怎么把人跟野兽比？好没心的人，我才不要见。”

阿德却欢颜成笑，太子召见当然是天大的荣宠，自家小姐哪里能错过这等好事。太子的生母路贤妃生前是皇帝最宠爱的女人，本马上就要封她为后，不料她牵扯进了六年前一桩宫谋之中，年纪轻轻便身死，终是不能享那母仪天下之福了。贤妃去后，皇帝为她六年空悬中宫，不肯立后，痴情如斯。

因着对她的愧疚，皇帝极宠太子，从刚才容忍他当众顶撞就可见一斑。

方府老早便想将二女儿塞到太子身边，如今是绝好的机会。

来传话的是个黑衣少年，正是方才太子唤的那个“上官”。他见飞雨完全误会，静静然对她道：“太子是想为那瀛人孩子解围才故意离去，为此不惜对陛下出言相激。姑娘连这都看不出？”